

# 创伤性情感、历史性叙事和抒情性表现

——对于托尼·莫里森小说《娇女》的新诠释

陈平

(浙江工商大学 外事处, 杭州 310018)

**摘要:**对美国作家托尼·莫里森的代表作《娇女》,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兴趣一直很浓。本论文以相关研究成果为基础,试图比较透彻地探讨《娇女》的情感主题以及该主题与历史性叙事和抒情性表现的关系。本论文提出,小说既探索了小说人物个人的历史,也通过讽喻的方式探讨了种族、群体的历史;小说的书写和阅读还揭示了与过去的创伤性经历达致妥协的过程。本论文还结合中国古典文学来讨论小说的创伤主题(内容)与“诗—画文本”(形式);论文进一步提出,作者正是借助诗画文本来充分地书写/抒写小说人物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创伤性经历和情感。在进行这样的分析的过程中,本论文比较谨慎地借鉴了西方的精神分析理论,以求从理论上较好地透视一种独特的情感经验。

**关键词:**莫里森;《娇女》;情感创伤;诗情画意;抒情与叙事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0)02-0097-08

诺贝尔奖得主、美国著名女作家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于1970年代编辑关于三百年黑人苦难经历的《黑人之书》时,见到了关于“玛格丽特·加纳”的剪报,讲的是女奴玛格丽特为了逃避追捕,杀了自己的小孩。莫里森受了感染,决定要把这个故事敷衍为一部小说。她要讲述她的祖辈——黑人奴隶的痛苦体验,并且把小说献给六千万或更多在大西洋奴隶贩运中死去的黑奴。莫里森努力再现历史事件并且投入了个人情感。所以最近西方学者研究莫里森的最显著贡献是将其解读成一部关于灾难和创伤的小说。应该说,在莫里森所处的美国后现代文化语境中,要处理记忆和创伤等严肃题材是比较棘手的;但迄今为止,《娇女》一直被公认为莫里森最好的作品之一,对它的批评也是罕见的。由此可见,广大读者已经认同了莫里森所要表达的东西。不难看出,作家的这部代表作可以带给读者这样一

个启示:真正关注那些受压迫的苦难人群的创伤性体验是非常重要的,在一定意义上甚至会关系到小说的成功与失败。作家也应该大胆再现人类的苦难,并且培养读者的正义感和同情心。正如查多罗(Nancy Chodorow)所说,苦难文学应该可以创造个人意义,并向读者展示情感的力量<sup>[1]13-33</sup>。这个问题似乎已经引起国外人士的高度重视。稍稍留意一下就可以看出,近些年来获文学大奖(包括诺贝尔文学奖)的西方作家几乎无一例外地认真处理了这方面的题材。而且西方的文学批评家也不甘落后,他们竞相发表了关于苦难和创伤问题的专著。比如,在《娇女》的研究方面,格里瓦尔(Gurleen Grewal)在《痛苦之圆,斗争之线:托尼·莫里森的小说》中借助线和圆的意象探讨了莫里森小说中人物的心理痛苦和挣扎<sup>[2]96-117</sup>。另一位学者,布森(J. Brooks Bouson)也在《当其保持着宁静:托尼·莫里森小说

收稿日期:2009-12-04

作者简介:陈平(1972—),男,四川成都人,浙江工商大学外事处副教授,南京大学博士(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北京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经历,主要研究英语文学、文艺理论。

中的羞耻、创伤和种族》中联系种族问题研究了莫里森小说中的精神创伤和羞愧感觉,并且认为这样的情绪导致一种缄默无语的效果<sup>[3]131-162</sup>。另一位学者伯罗斯(Victoria Burrows)则在《白色与创伤》中结合里斯、金凯德和莫里森的小说来分析肤色与创伤的问题<sup>[4]</sup>。还有学者杜兰特(Sam Durrant)在《后殖民叙述和悲悼的运作》中由后殖民研究的角度切入,研究了库切、哈里斯和莫里森创作中的创伤、悲悼主题<sup>[5]</sup>。

国内学者在最近10年(1999—2009)发表过200余篇关于《娇女》(或译作《宠儿》)的学术论文,涉及许多方面。笔者以现在通行的中国知网的检索方法找出这些论文并作了比较粗略的阅读,发现国内学者在研究这部小说时表现出一些带倾向性的问题——尤其是在探究小说的心理创伤问题方面(由于涉及的论文太多,在此不一一列举其篇名)。首先,最近发表的一些论文虽然涉及小说的创伤主题,但主要是由论文作者表达对黑人痛苦遭遇的同情,主观印象式批评较多,而对包括精神分析文论在内的创伤理论把握不够,也没能联系理论而对文本作深度挖掘。这方面较具代表性的是曾纳、赵庆玲等学者的论文<sup>[6-7]</sup>。其次,不少论文涉及到小说的文本策略,比如叙事性、复调性、杂糅性、后现代性、解构性等等,这大概反映了国内学界近些年来重视形式主义文论的倾向。这方面的论文比例较大,可作为其代表的是王晓兰和钟鸣的论文<sup>[8]</sup>。笔者认为,如果能够把文本策略问题与精神创伤问题联系起来,似乎就能够更好地认识文本策略与心理创伤在小说中表现出的内在联系。事实上,西方文论界的一个前沿、热点问题即是要解决精神创伤与文本的关系问题,这方面的代表作是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的《书写历史,书写创伤》,尤其是其第1章和第2章<sup>[9]</sup>。本论文也准备借助创伤理论,特别是其中的精神分析理论,来进一步探究小说叙事与情感创伤的关系。再次,笔者还发现,个别论文虽然探讨过小说的情感抒发及其与抒情性、音乐性的关系问题,却借助了西方关于诗化小说的理论(主要依据伍尔夫的理论)。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胡笑瑛的论文<sup>[10]</sup>。实际上,中国作为诗歌大国,在抒情诗词方面的资源是很多的,值得研究外国文学的中国学者挖掘和借鉴。此外,还可以注意到的一个现象是,对于莫里森小说中的色彩性和绘画性,国内学者基

本上未涉及。实际上,作者对于那些由色彩和图画所构建出的自然风景和人物内心图景(内在风景)是作了刻意安排的,作者想要把这些内在的和外在的风景形诸语言、文字,并且使其成为传达人物内心情感(“情语”)的“境语”。

本论文以上述研究为基础,试图比较透彻地探讨《娇女》的创伤主题,以及该主题与历史性叙事和抒情性表现的关系。笔者认为,小说既探索了小说人物个人的历史,也通过讽喻的方式探讨了种族、群体的历史。小说的书写和阅读所揭示的,乃是如何与过去的创伤性经历达致妥协的过程。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国外学者通常会借助精神分析等理论方法去研究(历史)创伤问题,但却通常会让中国读者产生隔靴搔痒的感觉;而近年来国内学术期刊虽然发表了较多关于《娇女》的论文,但这些论文的作者都不能像西方学者那样娴熟地运用精神分析的术语和方法。本论文认为,中国学者在研究外国文学时最好能保持本土意识。莫里森这部小说抒情性极强,可以说写得如诗如画,可以让我们联想到“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的中国古典诗词或中国水墨画。我们将结合中国古典文学来讨论该小说的创伤主题(内容)与“诗—画文本”(形式);我们将会看到,作者正是通过诗画文本来充分书写/抒写小说人物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创伤经历和情感。在如此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本论文也会比较谨慎地引进西方严谨的精神分析理论,以求从理论上进一步透视一种独特的情感经验。

#### —

我们不妨暂时撇开小说的主题,主要分析一下该小说作为一件艺术杰作撼动读者的地方。

学术界和读书界一致认为,这部小说的诗意、画意是突出的。小说的诗意(优美语言)来自三个重要源泉:民歌、黑人音乐和现代主义小说。在莫里森对一些黑人角色的描述中,读者还能感受到非洲音乐和舞蹈的脉动,而正是这样的脉动把抒情性和小说的主题联系起来。例如,当塞丝分娩时,她认为腹中的胎儿在跳“羚羊之舞”,她因此而想起了她的母亲及其朋友所跳过的那种非洲舞蹈<sup>[11]31</sup>。羚羊之舞是黑人的一种表意方式。黑人独特的文化,包括他们的诗意的语言,具有一些表意力量,也与非洲起源相

联系。美国学者优塞比奥(Rodrigues L. Eusebio)正确地指出,为了在小说中创造黑人音乐的诗意模式,“莫里森将属于黑人民间口头传统的艺术和精密的现代技巧融合起来。读者也必须是一个听者。印刷字体跳跃为声音”<sup>[12]295</sup>。《娇女》的优美语言不断提醒读者:莫里森是从黑人音乐,尤其是布鲁斯那里借鉴了一些技巧。音乐化的叙述节奏、忧伤的情绪以及色彩运用作为象征,这些叙述元素都充分表达出人物受伤的感情,且将达到治疗的效果。

除了小说的民间源泉,读者也感受到莫里森灵巧的手在工作。她精心打磨了艺术品,娴熟地运用“意识流”一类技巧。因此,小说带给读者的抒情诗感觉也正是她运用现代主义写作模式的结果<sup>[13]481-496</sup>。读者欣赏《娇女》,可以得到欣赏《押沙龙,押沙龙》、《尤利西斯》和《到灯塔去》之时的那种诗意。与这些现代主义经典一样,《娇女》主要通过几个主要人物的视角叙述出来,书中最优美的是内心独白段落。在小说那不合逻辑的空间篇幅里,时间和空间、现实和想像混合在一起,不存在理解情节的清晰线索。我们追寻人物情感的历史,也可追索到特拉大(Rei Terada)所谓的“情绪寓言”<sup>[14]48-89</sup>。

与小说的诗情紧密联系的是画意。图画是以色彩来描绘的。在高明的艺术家那里,色彩绚丽的图画也必然可以带上音乐的旋律动感。痛苦的体验也可以带来悲剧快感或崇高的美感。作家的笔也可像画家的一样酣畅地挥动。

有趣的是,莫里森的小说带上了中国书法、绘画或诗词中的绘画性。其表现之一是,该小说为读者提供的图画(包括体积、质量、透视、景深、颜色)与人物的心理表象是密切相关的;像中国画一样,小说也营造氤氲的意境。表现之二是,绘画的重要任务是以清晰的线条勾勒图形,让读者/观众理解其大意,而小说也讲究所谓线性叙述——但含混的地方,在线条以外,可通过水墨点染而达到气韵的生动。因而边界的含糊,也就特具心理美学上的意义;小说中勾勒出的一些凄美的超现实主义场景,就基本上达到了这些美学上的要求。比如:

一个穿戴完整的女人从水里走出。还未走到干燥的小河岸边,她就必须坐下来,把头靠在一棵桑树上。她整天整夜地坐在那里,头靠在树干上,把她戴的草帽都压的变形了[……]白天的风吹干了她的裙子,夜晚的风吹皱了裙子。

没人注意到她的出现。也没人向她走过来。<sup>[11]50</sup>

著名精神分析理论家威利克特(D. W. Winnicott)在《文化的定位》里说过,“分离同时又不是分离,而是一种结合的形式……玛瑞恩·米尔纳(在谈话里)让我明白了,两个垂帘的边界之间的厮磨,放在另一个水壶之前的水壶之表面,这些东西的意义都是非常大的”<sup>[15]97-98</sup>。塞丝与她的女儿在现实的、超现实的空间里不断地相遇。时空错位、交叉、分离,为读者提供了极大的想像空间。这些交错重合的隐喻形式也表达了人际间的心理距离和关系。作者以魔幻现实主义的形式,摆脱了现实主义再现手法的限制。同时,莫里森显然把这个魔幻叙述手法发展为更加成熟的形式。她把发展着的人物意识所感受的文化经验放在理性与非理性交界的部位,或者以威利克特的话说,放在那些“潜在的空间”。如此一来,她创作的小说就具有了流动飞翔的活力;小说流动性的表达形式就是女性的感受、儿童的想像、或幻想出来的鬼怪故事。看来,该小说在艺术上的成就在于小说边界的重叠,它创造了让观者感觉愉悦的流动活泼的形状。这部小说完全可以和中国艺术品媲美。它不仅是神秘的中国匣子,带着层叠的意义——要揭开许多的布,打开很多的盖子,才可找出放在里面的礼物和意义。它更像中国的水墨画。中国画以皴的技法,可以制造出一些交错重叠的效果。通过皴染,横云断岭的境界就出来了,就可以创作出水墨淋漓、气韵生动的绘画。绘画中的背景与前景往往出现交叉的、未明确画出的交界部位,这些地方最具神韵。

在这样的意义上,小说的开头几页所以是最含糊也最清楚的地方,水墨最浓烈也最淡雅的地方。娇女从水里来,又涉江而去,是清爽的段落;而小说的内心独白部分亦相当干净爽快。流动的气韵,是不可与文字的明晰等同起来的。

如果我们进一步来作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部小说是献给黑人奴隶的,虽然对塞丝的家庭作了正面描写,但在背景里却写了贩运奴隶的中间路途,写了娇女回忆的运奴船上的苦难经历。背景是淡淡的勾写,是通过氤氲的笔墨,以不确定、非理性的笔墨勾勒出来。所以我们也就会理解,为什么小说一开始写到塞丝的恐惧是来源于对不可探测的心理的疑惑,而娇女的出现也是在水里。渲染水墨,的确是既

可表达非理性的东西,也可显示出艺术上的流动感觉。

塞丝的回忆,为最深的心理,也是中心。其他的描写都要烘托这个中心和主旋律。在小说的其他部分,保罗的故事以及其他较次要情节(如娇女回忆被关在黑屋子里),都可起渲染的效果,同时也建立了叙事的连贯,扩大了小说的社会空间和历史画卷,具有了纵深感、立体感,聚焦也比较清楚。整部书给人的感受就是灵活多变的,由显而隐,由隐而显,既隔断又牵连,颇见其匠心之独运。

## 二

作为一个注重诗意画意的小说家,莫里森会通过她的水彩画来表达人物感情。这些画图很贴切地对应了小说人物的内在图景,因此具备心理分析的意义。莫里森对色彩的独到使用和偏好已经被个别批评家注意到了,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还不多也不深入。实际上,莫里森对色彩意象的使用非常显著,也许只有中国的古典诗词可以与之媲美。我们或许可以比较细致地研究一下作者调配色彩的方法,从而在上文已经作出的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艺术上的特点及其与创伤/疗伤主题的关系。

笔者大致统计了一下全书中色彩词汇和有关色彩的词语的出现次数(a表示出现于小说第一部分的次数,b表示出现于第二部分的次数,c表示出现于第三部分的次数):暗黑色(a37,b9,c8),白色(a35,b10,c8),红色(a26,b12,c3),颜色(a23,b4,c7),乳白色(a22,b8,c1),天鹅绒色(a15,b0,c1),黑色(a13,b6,c7),兰色(a13,b10,c6),绿色(a11,b4,c2),棕色(a8,b1,c0),橙色(a8,b0,c0),灰色(a7,b2,c2),黄色(a7,b9,c5),粉红色(a5,b2,c1),翠绿色(a4,b0,c1),牛奶色(a4,b1,c0),黑莓色(a4,b1,c0),淡褐色(a3,b0,c0),银(兰)色(a3,b0,c0),酸酪色(a2,b1,c0),洋红色(a2,b0,c0),金色(a1,b2,c0),淡紫色(a1,b0,c0),桃色(a1,b0,c0),紫色(a1,b0,c1),黄油色(a11,b2,c0),血色(a31,b8,c0)。这些颜色显示了书中的自然色彩,不过其中很多色彩也是心理色彩;也即是说,它们是由特定人物观察到的颜色。这些色彩构成他们的心理结构。它们大多表示渴望和痴迷的颜色,经营出恰当的叙述氛围。对人物意味着安全、温暖和幸福的色彩词汇,其出现

频率相对比较低。这些词汇包括:金色、淡紫色、紫色、粉色、烟黛色、黄色、翡翠色,等等。当它们大量出现时,可以给人物带来温暖。例如,贝比依恋黄、绿等色,爱弥渴望天鹅绒。另外,某一些颜色,虽然人物并不想依恋或特意回避,却大量出现在小说中。这是人物沉溺其中、纠葛缠绕的色彩:红色(与杀婴事件、对奴隶的野蛮鞭打和杀戮相关),黑与白(黑人苦难的原因),奶水、凝乳和搅乳器(与此相关的是她的奶水被“学校老师”的侄子夺走,以及她的丈夫——黑尔精神失常)。小说第一部分由于充满了各种各样鲜明的色彩而尤其引起我们的注意。第一部分也给了读者最大的视觉刺激,也向读者展示出人物的渴求、内心挣扎和强烈情绪。在这一部分,让那些黑皮肤的主要角色陷溺其中无以自拔的色彩,还与一些重要事件相关,如杀婴、性侮辱(奶水被夺走等)。在这部分值得关注的,还有黑人角色对自己的肤色的着迷;他们甚至认为黑色是友善的颜色,因为黑色接近他们的肤色,能在夜里帮助他们摆脱捕奴者的追捕。这部分也出现了一些代表温暖和安全的色彩(如橙色和黄色)。第二、第三部分很少出现关于色彩的词语,因为这两个部分属于叙事逐渐趋向舒缓、人物的压抑情绪也相应地缓和起来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由这些色彩构建的世界正是小说人物选择居住其中的心理世界,也是他们自己幻想、建构的世界。作者将外部世界作为人物内心世界的投射;反之,人物心理景观也决定了他们的生活环境的形状和颜色。作者对色彩的象征是敏感的。她描写了自然界的大多数色彩。她也通过描写黑人对颜色的感知和情绪而透露出自己对色彩的感悟。读者不难在塞丝这样极其敏感的人物身上找到作者的影子。拿我们中国美学里的话来说,在《娇女》中,莫里森是运用非常丰富的色彩、象征而酝酿出一个“错彩镂金”的情绪/心理世界。她以细致的叙述,创作了色彩斑斓、富于生命力的黑人经历。人们常说,莫里森的小说像一条色彩绚丽的被子。比奇(Eva Lennox Birch)也注意到,“色彩意象被用来描写情感和物质现实。在很多方面,莫里森的作品和中国画相似,空白界定图画形状”<sup>[16]161,176</sup>。丰富的色彩意象的确是该小说(尤其是第一部分)的显著特征,这恰好与小说人物的复杂心境一致,而作家恰可借助这些人物的视角来讲述她的故事。她的讲述形式因此安排得自然而巧妙,既淋漓尽致、尽情渲染,

又不乏提炼、升华。我们不妨联系具体的例证进一步说明这样的叙事策略及其功能。

在小说第一部分,塞丝虽然逃避着与杀婴事件有关的色彩,但她仍然受到其他颜色的困扰。比如,她多次提到奶水(白色)以及她受到的性侮辱;短短两页中,“奶水”一共出现8次<sup>[11]16-17</sup>。从精神分析的层面来讲,这样的语言显示了强迫性重复的症状。创伤萦绕在受害者脑海中,强迫她去重复那些与引起创伤的事件相关的情节。我们看到,黑人家庭的悲剧事件给家庭成员带来了难以弥合的精神创伤,那挥之不去、萦结缠绕的鬼魂代表的正是人们心理上永久的伤痕。如果不针对这些伤痕作一些必要的心理疏导,那么灾难事件的受害者就会在内心不断扮演或强制重复创伤性场景,陷入无尽的忧郁,并对生活失去兴趣。在极端的情况下,灾难性事件甚至会界定出个人的身份,成为个人难以放弃的记忆。一些幸存者甚至会仔细呵护创伤,在忧郁的情绪中无以自拔,因为他们认为,放逐忧伤的回忆似乎意味着对某个或某些所爱的人的背叛<sup>[9]1-43</sup>。所以,小说中的人物,比如贝比·萨格斯,对色彩是饥渴的,虽然她只发现了几种颜色来宽慰饱受煎熬的灵魂。女主角塞丝同样在回避与灾难相联系的颜色,让读者体会到那种触目惊心的创伤场景的持续打击:

塞丝看看自己的手,又看看两只深绿色的袖子,心想,房子里的颜色少得多么可怜,而她并未像贝比那样惦念它们,又是多么不可思议。故意的,她暗道,肯定是故意的,因为她女儿墓石上的粉红颗粒是她记得的最后一抹颜色。从那以后,她就变的像母鸡一样色盲[……]每个黎明她都看到曙光,她却从未辨认或留心过它的色彩。这个不大对头。仿佛有一天她看到了红色的婴儿的血,另一天看见了粉红色的墓石的颗粒,色彩就到此为止了。<sup>[11]38-39</sup>

女主人公塞丝对色彩很敏感,这既显示了她作为一个女性的细腻,也显示出创伤性事件的显著影响。在关于塞丝的叙事段落中,作者是以“倒叙”技巧再现出具备多彩意象形式的心理感情。外部世界与内心世界达到了情与境的交融。叙述话语也随着塞丝心理情绪的波动而染上颜色。在灾难事件发生多年以后,这些事件还会不自觉地影响她的情感。看到、感知、抑或听到的一切,总会唤起关于过去的回忆。比如,和小女儿丹弗的一次简单对话,就可以

让塞丝想起过去的屈辱经历<sup>[11]4-5</sup>。处于这种状态下的塞丝,多少是神经质的。她对死去的女儿既歉疚又思念,患上了忧郁症。自然界纯粹的色彩也唤起心理上的冲击。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她居住的虚构世界变得不合逻辑,叙述文本可谓狂人文本——小说开端第一句话是:“124 充斥着怨恨。充斥着——一个婴儿的怨毒。房子里的女人们清楚,孩子们也清楚”;为了防止他们自己变得疯癫,“多年来,每个人都以各自的方式忍受这怨恨”<sup>[11]3</sup>。塞丝保持理智的方式是选择逃避。如同重复性的强迫,选择性遗忘是心理挣扎与痛苦记忆达成妥协的另一策略。正如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记忆、重复和修通(对精神分析技巧的进一步的建议 II)》这篇重要论文中所说,为了避免提及或想到创伤和往事,治疗这种症状的方法是鼓励受害者去回忆,直面最初的创伤,从而将其修通(work through)<sup>[17]145-56</sup>。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塞丝不自觉地想到过去,但她总是尽最大努力,把思绪控制在核心事件周围,转来转去,从不敢放任记忆驰骋,回到苦涩的过去:“至于其余的一切,只要安全允许,她就尽量不去记忆。遗憾的是她的脑子迂回曲折,难以捉摸”<sup>[11]6</sup>。此处的抒情式叙写的段落已经是研究莫里森的学者熟悉到可以背诵出来的段落,因此也没必要全段引述;它的重要性显然在于,它向读者揭示出塞丝的记忆的力量,也向读者描述出女主人公关于过去和现在事件的思绪,形成一种非常生动的画卷。我们在那极度苦涩而又带着些许甜蜜的回忆中了解到,“甜蜜之家”是她的短暂幸福和长久苦难的主要背景。在这段充满诗意描写,交织着爱与恨的文字里,环境中的一切物体都在唤起她对过去的回忆。外部世界成为内部世界的折射。也许叙述的语气稍微有些明快,因为这段文字叙说的是塞丝在加纳先生统治时的相对短暂的幸福生活,带了一定的怀旧情绪;然而,这正好与紧接着发生的灾难性事情形成鲜明对比。这段文字也与弥漫全书的气氛不附和(在更大意义上,诗意与苦难的交织更是整部小说的基本特色):“俄亥俄的冬天尤其令人不堪忍受”,“如果你对色彩有所奢望,那么俄亥俄的冬天就尤其令人不堪忍受。只有天空有戏可唱,而把辛辛那提的地平线算作生活的主要乐趣,也实在是太过轻率了”<sup>[11]4</sup>。奴隶制废除以后,塞丝已经生活在自由的土地上。外部环境的优美恬静本来可以很好地医疗奴隶制遗留下的创

伤。然而这些宁静的景象只可以在塞丝的房外的自然风景里找到。在她屋里,完全是另一幅混乱躁动的图画,表现出女主人公“躁动抑郁”的神经质状态(manic-depressive state)。小说前半部分那些语无伦次的话语体现出痛苦的梦魇般的心灵体验。著名的精神分析师比翁(W. S. Bion)说过,内心的冲突可以发展为连贯思维的受扰,并在作为思想载体的语言文字中表现出来,并且让语言的连贯性也受到攻击<sup>[18]93-109</sup>。然而莫里森的伟大之处在于,她既能深刻感悟到精神分析师在其诊所实践中得到的那种知识,又能通过文字表达让主人公的痛苦减轻,以艺术治疗的形式引证了精神分析实践中的“说话治疗”。小说的文字表现得那样苦痛,那样曲折,那样不堪述说;作者是以这样的语言形式再现了人物内心的苦楚,同时又以十分体贴、十分婉转、十分舒缓的方式让他们把心里的委屈都倾吐出来,因此在讲述形式上也把第一部分的激烈尖利处逐渐改变成第二第三部分的渐次舒缓、明朗。

### 三

我们已经讨论了《娇女》的“画意”。让我们再来看它的抒情性与婉约。我们认为,风格委婉的著作同样可以表现非常严肃的主题,同样可以通过文学创作来排解烦絮,医治心灵创伤。我们在前面已经借弗洛伊德的话说过,这叫作“演出和修通”。由于我们是想探讨莫里森的小说与中国古典美学里的抒情性的关系,我们不妨在此引述美国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先生研究中国古典诗词之时的精妙言词,因为它们恰当地表述了一些与本论文的语境紧密相关的东西:

当我们读到根据回忆写成的作品时,我们很容易忘记我们所读的不是回忆的正身,而是它的由写作而呈现的转型。写作是由回忆产生的许多复现模式中的一种,但是写作竭力想把回忆带出它自身,使它摆脱重复。写作使回忆转变为艺术,把回忆演化进一定的形式内。所有的回忆都会给人带来某种痛苦,这或者是因为被回忆的事件本身是令人痛苦的,或者是因为想到某些甜蜜的事已经一去不复返而感到痛苦。<sup>[19]129</sup>

与这段论述接近的是,《娇女》在很大程度上是

要表现女主角塞丝如何与来自过去的惨痛记忆达致妥协。塞丝对甜蜜之家带着爱恨交织的情感。她最美丽的少女时代就在那里度过。“青色眉黛”的她在那里结了婚,还让许多男奴倾慕。她那点可怜的幸福很快就被新的白人奴隶主“学校教师”及其侄儿击个粉碎。奴隶主在地上挖坑,把怀着身孕的塞丝隆起的肚子塞在坑里(为了不伤害未来的小奴隶),并拿鞭子抽她的背部。这个混合着奴隶主性虐待和一般性惩罚的行为,在塞丝的心里留下伤痕,而这个伤痕具体形象地体现为她背上的伤痕,看上去像一棵树的形状。“一棵棠棣数。树干、树枝、甚至树叶。小小的棠棣树叶子。不过那已经是十八年前的了。结出了浆果,也未可知”<sup>[11]16</sup>。保罗检查她的伤痕时,是那样伤痛;然而她的伤痕已经变得像一棵美丽的树。虽然关于过去的回忆萦绕着今天的塞丝这样的黑人,然而由于对苦难的回忆和艺术想像,他们的回忆也具备了美学上的意识,具备了被充分叙说、表达的可能,或者说具备了治疗、修通的可能。正如宇文所安先生所说:

写作在把回忆转变为艺术的过程中,想要控制住这种痛苦,想要把握回忆中令人困惑、难以捉摸的东西和密度过大的东西;他使人们同回忆之间有了一定的距离,使它变得美丽[……]当我们讲述我们所经受的、不为我们所选择的境遇时,所用的语言已经带上了从艺术角度加以控制的烙印;个人的还没有诉诸文字的东西变成了诉诸公众的成型的文字;难以应付的、随兴而至的回忆状态被转化成了无时间性的一页页有象征意义的横竖撇捺。<sup>[19]129-130</sup>

《娇女》的任务正是要将苦难情感转化为诉诸公众的文字;作者似乎认识到,她的作品能够表现细腻的感情变化,同时又可以摆脱后现代的解构话语,不至于陷入横竖撇捺的文字游戏。作者认为,她处理的是非常严肃的题材,她自己的态度是严肃的,也希望读者能够严肃对待。虽然她所处的创作语境可能会把她拉向文字游戏(或者,虽然她所借取的欧美语言、文学传统本身就足以对她的“非洲裔美国小说”创作实践作出内在的限定),但是作者已通过一系列文本策略,对语言文学传统作出了变革、更新或颠覆。至少她的小说告诉我们,她成功地让一切文学手段为主题内容服务。更进一步说,也许作者自己都没想到的是,该小说像中国的古典诗歌一样,也很

好地处理了情感的抑扬转承,处理了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的关系,从而为读者勾勒出关于人物内部心理的风景。

和宇文所安的《追忆》所分析的吴文英词相似,《娇女》也是感情的组合。词与小说都可以通过眩人眼目的语言形式掩盖叙事/抒情主人公内心的悲痛。就像精神分析师所说的那样,人物把自己依恋的对象内化为自己的一部分,在心里的一个隐蔽角落为自己所爱的人找一个位置。由于这一心理秘密不足为外人道,而憋在心里又会很难受,所以这些人物会选择晦涩的语言,以便曲折地反映自己的感受。精神分析家托罗克(Marria Torok)也认为,怀着悲悼心情的心理疾病患者会在心里为逝者筑起一座坟墓,可以在那里容纳已经逝去的被依恋的客体——如同插在别国领域中的领土或飞地。这就让活着的人感觉不到创伤。通过一套心理机制来隐藏心里的秘密,可以引出颇具特色的语言观。托罗克和弗洛伊德都把语言看作心理活动的产物:匿名、假名、语言的遮掩。语言学、符号学或关于符号的理论(包括修辞的、文学的批评)都可以从精神分析那里得到方法论上的启示。语言的表达功能所受的干扰尤其富于启发;心理医生发现,病人陷溺于伤逝之痛,就会制造一些特殊的形式去干扰语言的正常交际,从而隐藏他们心里的秘密。这些陷入悲痛的人,他们的话语令别人难以理解。病人故意让语言的要素模糊不清、难以辨认,以便扰乱、甚至破坏语言的表达或再现能力。这个机制可以叫做“去隐喻、反隐喻、反语义或去表意”。表意机制的恢复可以叫做“对假名的分析”或者“解密码”<sup>[20]104-105</sup>。女主角塞丝虽然

不具备士大夫的文字功力,可她追忆女儿的心情却与那些士大夫所能体会的非常接近。小说家为她选择了一些语言去描写她的感受,去为她寻找表达意义的机会。围绕创伤主题,文字迂回曲折。这是以文字模仿患者内心的痛苦,把这个故意遮蔽的痛苦转化为可以理解和分析的文字。于是,小说家为这个无言地痛苦着的奴隶寻找到了表意的机会,也为千百万痛苦着、压抑着的黑人奴隶,甚至今天的黑人奴隶,找到了清晰表达自己感情的渠道。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虽然莫里森把人物的痛苦体验写在了现代/后现代小说之中,但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却与莫里森的小说非常接近。中国诗词可以表现梦幻般、迷雾般的心理情绪的细腻。小说文本也许给予了小说家更多自由来再现这种情感。

在《娇女》中,通过塞丝的视觉,叙述是围绕核心事件转圈,大量哀婉的语言描述出塞丝的苦痛(在作了语言上的大量铺垫之后,造成塞丝悲惨命运的原由才被透露出来)。同时,人物自身的痛楚感受又可以投射到周围的景物之上,让一切景物都受其情绪的影响。实际上,通过我们在前面对小说的“画意”所作的分析也不难得出中国古典文艺理论总结出的一条规律:一切景语皆情语。在小说的大部分篇幅里,叙述文本就像迷雾一般,造成了理解上的许多障碍,因为莫里森想探询人物心理的深度。她选择的是极具抒情性、隐喻性、图画性的文学语言。同时,尽管文学性很强,这部如出水芙蓉般清新的小说也还是传达出了厚重的历史信息。小说家为自己拟定的任务即是要以婉约的笔法写难言之苦难。艺术上的幽微曲折是人物心理的反应。

## 参考文献:

- [1]Chodorow, Nancy. *The Power of Feelings: Personal Meaning in Psychoanalysis, Gender and Culture* [M]. New Haven: Yale UP, 1999.
- [2]Grewal, Gurleen. *Circles of Sorrow, Lines of Struggle: the Novels of Toni Morrison* [M].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3]Bouson, J. Brooks. *Quiet as it's Kept: Shame, Trauma, and Race in the Novels of Toni Morrison* [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0.
- [4]Burrows, Victoria. *Whiteness and Trauma: the Mother-daughter Knot in the Fiction of Jean Rhys, Jamaica Kincaid, and Toni Morrison* [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 [5]Durrant, Sam. *Postcolonial Narrative and the Work of Mourning: J. M. Coetzee, Wilson Harris, and Toni Morrison* [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4.
- [6]曾纳. 为了忘却的记忆——莫里森《宠儿》中塞丝的创伤治疗法[J]. 科技信息, 2008, (32).
- [7]赵庆玲. 托尼·莫里森作品中的创伤情结[J]. 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8, (2).

- [8]王晓兰,钟鸣.《宠儿》中叙述视角的转换及其艺术效果[J].外国文学研究,2004,(4).
- [9]LaCapra, Dominick. *Writing History, Writing Trauma* [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P, 2001.
- [10]胡笑瑛.托尼·莫里森《宠儿》的诗化小说特点[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8,(4).
- [11]Morrison, Toni. *Beloved* [M]. New York: Knopf, 1988.
- [12]Eusebio L. Rodrigues. The Telling of *Beloved*[J]. *The Journal of Narrative Technique*, Spring, 1991, 21(2).
- [13]Lodge, David. The Language of Modernist Fiction: Metaphor and Metonymy[C]//Malcolm Bradbury and James McFarlane, eds. *Modernism: 1890-1930*.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76.
- [14]Terada, Rei. *Feeling in Theory: Emotion after the "Death of the Subject"*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15]Winnicott, D. W. *Playing and Realit* [M]. London: Tavistock, 1971.
- [16]Birch, Eva Lennox. *Black American Women's Writing: A Quilt of Many Colors* [M].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4.
- [17]Freud, Sigmund.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 12[M].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73.
- [18]Bion, W. S. *Second Thoughts* [M]. Karnac, 1987.
- [19]宇文所安.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M].郑学勤译.北京:三联书店,2004.
- [20]Abraham, Nicolas and Maria Torok. *The Shell and the Kernel: Renewals of Psychoanalysis* [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 Traumatic Feeling, Historical Narrative and Lyrical Representation: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oni Morrison's *Beloved*

CHEN Ping

(International Affairs Office,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18, China)

**Abstract:** For *Beloved*, American writer Toni Morrison's representative work, scholars of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express great academic interests.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relevant research, and tries to give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emotional theme of *Beloved*, as well as the relation of this theme to historical narrative and lyrical representation.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that the novel explores both the individual histories of fictional characters and the racial and communal histories, through allegorical ways; activities of writing and reading the novel may also reveal the processes of coming to terms with traumatic experiences of the past. The article attempts to discuss the novel's traumatic theme (content) and "poetic-picturesque text" (form), with reference to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e author employs "poetic-picturesque text" to fully write / express the traumatic experiences and feelings of fictional characters in specific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While conducting such analysis, the article prudently borrows western psychoanalytic theory, so as to provide a reasonable perspective on a peculiar affective experience.

**Key words:** Toni Morrison; *Beloved*; Affective Trauma, The Poetic Feeling and the Picturesque Feel, Lyric and Narrative

[责任编辑:张思武]